

我们这十年·回眸

一生只做一件事，不为繁华易初心。

■ 丁晓平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作为一名20多年来主要从事党史史写作的作家，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为人民写作”的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坚持用人民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巨大魅力和文学力量。

“文运通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世界这么大，历史这么久，我们“70后”的这一代人是多么幸运，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一起成长、成才，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从贫穷落后走向共同富裕，迈进新时代。作为一名作家，我们也同样见证了中国文学从“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等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彷徨、彷徨、迷失中，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学”。作为一名业余主要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军旅作家，回顾这十年来的创作实践，更令我感受到坚持人民叙事的重要意义、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

2012年，经过三年多时间的采访、查找和研究，我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这部书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翔实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全过程，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澄清了历史的迷雾。

2015年，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来，关于二战的研究，海外的著作汗牛充栋。在中国，同样也是从战争进行时就已经开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与中国在二战中所付出的惨重牺牲和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极其不相称的。新时代的我们又该如何纪念70年前的那场战争？我把创作的触角离开二战的战场，把眼光投向二战的“另一半”——战争的上层建筑，即大国的政治博弈，投向改变二战历史和世界格局的大国巨头会议，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从历史中为现实的迷惑找到真相和答案。

这十年，我始终在大历史的矿区深入开进，从未停歇。201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我完成了《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获得了徐迟报告文学奖。随后，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利用休假时间，先后前往浙江嘉兴和河北西柏坡采访，接续进行《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和《红船启航》的创作。欣慰的是，这两部作品都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书写了“人民就是江山”的精神力量和“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精神史诗”。其中，《人民的胜利》入选国家教育部高校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红船启航》还被中宣部列入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先后荣获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回顾这十年，我在坚持重大历史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坚持中短篇的报告文学、历史散文的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了《韶山来信》《照金：风景这边独好》《梅岭往事》《古道颜色》《五色嘉兴》等。与此同时，我还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了《捡了故事，丢了历史》《历史之问》《批判与事实》《“非虚构”是虚构剩下的东西吗》等数十篇文艺评论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获得了“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有的获得了长征文艺奖或其他征文奖，有的被《新华文摘》《红旗文稿》《作家文摘》和求是网等转载、连载。

一生只做一件事，不为繁华易初心。回顾这十年来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经历和实践，值得自信和自豪的是，我在以文学书写“四史”的梦想和道路上始终站在历史的现场、站在文学的现场、站在时代的现场，从未缺席，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模式，并深刻体会到新时代的“人民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必须坚持用人民叙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以精品力作守住人民的心，在新时代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开创中国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著述30余部。）

回顾我的这十年

《浪迹声涯》：音乐就是要让我们忘形

谁说刘索拉只是在回忆乐队的往事？她是在告诉读者，能够在音乐中忘形的乐队才是好乐队，但聆听听音，她何尝不是在告诉读者，听音乐的人只有在音乐中能够忘情继而忘形，才算习得了音乐的真谛。

当然，与《活着》不同，《你别无选择》里到处都是刘索拉就读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情景，但她出色的篇章把握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尤其是将特殊的生活背景还原得极具普适性的能力，把自己定位成了1980年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

从《你别无选择》问世到《浪迹声涯》出版的30多年间，是刘索拉自己紊乱了的职业身份。撇开那些公开出版的唱片不论，仅以文字面世的刘索拉作品，就有《行走的刘索拉》《你活着因为你同类》《寻找歌王》《口红集》《女贞汤》《醉态》《浑沌加哩格楞》《语音画》《伊甸园之梦》等等。假如说与《迷恋·咒》同为小说的《浑沌加哩格楞》《女贞汤》《寻找歌王》能加持刘索拉作为小说家身份的话，假如说作为散文集的《你活着因为你同类》《口红集》《醉态》《伊甸园之梦》能证明刘索拉是一位多面作家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归类她的《语音画》？我们又该如何归类她参与写作的《女人无穷动》？

我从《你别无选择》认识了小说家刘索拉后，本以为一出手便为文坛贡献了一部格局非凡的小说的她，一定会心无旁骛地在文坛上驰骋下去，不想，数十年里虽没有放下文学，但刘索拉挪出更多时间带着她的乐队到世界各地巡演。也曾打开“刘索拉和她的乐队”的演出视频，站在主唱的话筒前总是哼唱着无词歌的刘索拉，对我而言要比写小说的刘索拉，难懂多了。

既然书名里有一个“声”字，《浪迹声涯》会不会是一本帮助我理解刘索拉音乐的书籍？副书名与刘索拉创建于2003年的“刘索拉与朋友们”的中国乐队重名的这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由‘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照片引起的话题”“与好友对话选”和“后记”，其中，“由‘刘索拉

与朋友们’乐队照片引起的话题”是《浪迹声涯》的主体部分，占据了全书的绝大部分页码，因此，我看到有的读者在质疑：既然这一部分都是一个名叫季季的女孩与刘索拉的对话，《浪迹声涯》的作者为什么只是刘索拉一个人？

其实，抽掉季季的提问，《浪迹声涯》依然能毫不逊色地独立成书，所以，设立一个提问者，除了使全书的表达显得更加错落有致外，我以为更重要的理由是，刘索拉希望年轻的季季能吸引更多的同龄人走近继而走近“刘索拉与朋友们”和音乐。

我想对大病初愈的刘索拉说，《浪迹声涯》的确大大缩短了我与音乐之间的距离。

从同学送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作品精选刻录盘开始，我喜欢上了古典音乐。有音乐相伴的10余年里，我搜罗唱片，寻觅书籍，跟着线上课程亦步亦趋，无非是想让自己的耳朵能听懂难度更高的音乐作品。肇始于格里高利圣咏的古典音乐，历经千余年已经形成人类智慧的高峰，我在高山仰止之际能从中听到一点启悟，已是莫大的快乐，但刘索拉说，忘形才是身处音乐的最佳状态。

不喜欢炫耀自己来处的刘索拉，特别在《浪迹声涯》的作者简介里添加了这样一句：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杜鸣心。刘索拉大概想以此告诉这本书的读者，她所有关于音乐的见解，均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常说到音色，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追求；尤其是暗音色，这种音色是比较复杂的，不是仅仅可以从乐谱上得到的，照着谱子演奏准确并不见得能得到那种暗音色，那种音色是由对某种人文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理解而得到的。

比如，勃拉姆斯的音乐有那种‘暗能量’，但是模仿他作品的人，哪怕整段抄，整个作品地抄，也不见得能抄出那种能量”，这段关于勃拉姆斯的解读，一下子解开了已经在我心里存积了许久的谜团：理智告诉我巴赫和贝多芬要比勃拉姆斯杰出得多，可我却总是喜欢逗留在勃拉姆斯的作品里，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勃拉姆斯音乐中特有的“暗能量”，更能让我自洽得忘乎所以。

可是，那么长时间里我怎么就羁绊在了自我设置的迷障里？评论家张定浩在一篇推介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的文章里这样写道：“萨义德曾极力批评过当今音乐教育的专门化和技术化，如今的音乐已从其他生活领域中孤立出来，不再被视为知性发展的必要层面，音乐的世界正在成为一小撮知识单薄的专家构成的小社会”，这最后一句，使得我想要喜欢音乐却又注定成不了音乐世界里的一小撮的音乐爱好者，聆听音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要去依循“音乐世界里的一小撮”立下的清规戒律，像我，就是迟迟不能接受自己喜欢勃拉姆斯胜于巴赫与贝多芬。

虽说是要通过乐队照片诉说“刘索拉与朋友们”的演出故事，事实上，《浪迹声涯》也的确讲述了不少乐队的演出故事，但是，读过“身体和声音的关系”“演出前的小事”“能量的聚集”“假如我们乐队的第一条：能吃”等章节，谁能说刘索拉只是在回忆乐队的往事？当然，她只是在告诉读者，能够在音乐中忘形的乐队才是好乐队，但听话听音，她何尝不是在告诉读者，听音乐的人只有在音乐中能够忘情继而忘形，才算习得了音乐的真谛。



张成林摄

晨雾

一眨眼，活蹦乱跳的一群乡下孩子，将要进入老年队伍了。不是太顺利，也还过得去。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会比我们幸运得多。

“女侠”叶慧兰

了牯羊村，我的村成了马叫村。当时文化课学习都不受重视，只重视文艺队和运动队。他们小学来我们小学打乒乓球比赛，让马叫小学的学生领略了她的厉害。来客四个人，一名老师带三名选手，选手二男一女，女的就是叶慧兰。当时的比赛是不分性别比赛，也就是说，她的对手全部为男生，但无论团体和个人，她都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所有过招全胜。大家赞不绝口。

比赛结束后，他们出马叫小学大门时，我近距离看见了叶慧兰，个头与我差不多高，头发鸡毛毽子般东起一撮，随着她的步速一颠一颠。好玩的是，我看见她吹泡泡，舌尖一卷，借助嘴唇配合，巧妙吹出一个小泡泡，飘飘忽忽落地。这“技术”难度极高，我当时学过，没有学会，一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是不会。可她会，一颠一颠走过，身后飘落一串大小相近的小泡泡。

我后来听说，她在牯羊小学，乒乓球打遍全校无敌手。假期在生产队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插秧割稻，五大三粗的男子汉根本不是她对手。听说她插秧割稻能够左右开弓，左手累了右手挥镰，右手累了左手挥镰，许多人在与她一起干活中，干着干着会停了下来，发呆一般观赏她的表演！

她还会“斗鸡”。这绝对是一种男孩玩的项目，即抱起一条腿在腰间，让这条腿的膝盖成为一个武器，进攻或者抵御，挑落对方。有时我也感觉，这个项目可能叫“斗飞机”更贴切，膝盖如飞机的机头，彼此机头对抗，或碾压着将敌方撞翻；或施“拖刀计”，以诈败逃遁，等敌方追近了，突然急停、躲闪，再在敌方刹不住车之际，背后一击，四两拨千斤获胜。

叶慧兰成了我的中学同学后，她的“斗鸡”的成绩我不知道，但她的乒乓球成绩，全班全校都是知道的。她只要一上场，立马就光芒四射，传统的左推右攻，球风凌厉刁钻。而且，她每每拿

浅忆流年

■ 文文

在一个40年前老同学的微信群中，我一直是潜水角色，看众人发声，尤其是看女同学。40年的岁月流水，足以汇成难以逾越的河沟，冲淡彼此记忆。我在千里之外，也没有与他们见面的机会，这种同窗之谊就越发显得雾里看花一般，很朦胧。

按理，我们农村中学，男生多女生少，少到凤毛麟角的地步。原因不言而喻，固有思维里女孩长大了是别人家的人，于是家中孩子多的农家人，更愿意将力气花费在守家种田的男孩身上。但我们班是一个文体班，文艺和体育专长生多，会唱会跑会跳会打篮球的女生，同年级的都挑到了我们班，使得女生人数与男生打了个平手，占据半壁江山。我大约也算拥有文艺专长者，无师自通学会了二胡和笛子，还有说唱湖北大鼓。全班毕业合影也帮我证实回忆，我在班上一来年龄偏小，二来个头也偏小，各种原因促成，我与这些女同学几乎从未说过话。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留在我的记忆里。

“福痣”冯春芳、“卷毛”程冬梅、“奔马”罗红梅、“牡丹”张萍、“白桃”何丽华、“黛玉”黄鹤、“媒婆”洪星、“长脚”戴月玉、“侠客”叶慧兰……取这些绰号，肯定有我的道理，有从外形来界定，也有从气质来欣赏，反正都有一些具体事例来佐证。譬如“黛玉”黄鹤，突出特点是好哭，针尖大的事情，她立马泪眼婆娑，让人劝也不是哄也不是。

第一个想写叶慧兰，估计是我的同学们所意想不到的。她在班上不是那种众星拱月的角儿，功课一般，长相一般，气质也一般，绝非人群中容易引人注目的那种，至多不过是乒乓球打得好。但我还是想写她，感觉她能唤醒许多人的记忆和共鸣。

叶慧兰乒乓球打得十分出众。我读小学时就认得她，也是因为乒乓球。我们同一个公社，她是八大队，我是六大队。后来，大队改为村，她的村成

峰林诗意

(二首)

■ 唐德亮

阳山峰蛹石林

止步。惊异于这片
绝版的蜂蛹石林

百蛹成蜂的奇迹
亿万年前就在这里诞生
亿万年后，不见嗡嗡嘤嘤的群蜂
它们早已集体展翼离巢
飞往遥远的天涯
留下这一个个巨硕无比的峰巢
见证那场造山运动
何等的壮烈神奇

仿佛汹涌的海水浪峰在向向我逼来
天崩地解 然后地老天荒
一切又坠入了史前期的沉寂
竟忘了，身边正站立着
一个花红柳绿的蓬勃春天

飞霞山主峰

飞霞山主峰的高度
同样高不可测

它的高，是因为
有李翱、许浑
有苏轼、方信孺、梁有誉、汤显祖、
王夫之、屈大均、王士禛、袁枚、
翁方纲、秦罗生、刘逸生、韦丘、
野曼、韩笑、杨光治、峭岩、
李松涛、谭五昌……
他们驾白云而来。用诗句
为这座山增添高度与丝丝灵气
将流霞点染成锦色
用散文为之增添深度与厚度
山有诗便有了魂魄
水沾诗便多了灵动的生命
沐浴先贤大咖的诗光
山光水影 沾一滴
便长一片诗林 每一片叶子
都抖动缤纷的诗声
山便成了诗山 树便成了诗树

飞霞山主峰的高度
仍在不断向上攀升……

诗情话意